



吳越春秋史話

吳越軍



華夏出版社

萧军

吴越春秋
文话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春秋史话/萧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80-4623-5

I. 吴…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089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

670×970 1/16开本 24印张 400千字 2插页

2008年6月北京第1版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记

我对于本国殷周之交、春秋战国之交以至明清之交这几段历史转折期，有着特殊的兴趣，很早就想用一种文艺形式写一点什么，但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写成一部京剧《武王伐纣》，如今又写下这《吴越春秋史话》，至于“明清之交”是否还要写，或是用什么形式写，这是后话，且不谈它。

人之所以尊重历史，研究学习历史，由于它不独能够给我们以过去的知识和概念，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能从这些概念和知识的启示，有助于我们现在以至于将来的生活——少犯类似的错误，处理事物可以变得更明智些。

人之所以尊重艺术，不仅在于它能给我们以愉快和安慰，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能提高人底美好的情操，坚强人底为善和追求真理的意志，深刻、扩大人底思想，洁净我们的灵魂，尽可能免得人性堕落于“畜生道”——好战和自私。

把历史故事和文艺形式结合起来，这对于爱历史和文艺的人全是有益的；既可以获得一些历史知识，也能够对于历史上某些人物作一种艺术形象上的欣赏，颇可收“一举二得”之功。

不过，真正的“历史”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有所差别。前者不该自由“创造”，系属于较严格的科学一流。虽然一个历史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治史方法、独自的认识、别出心裁的判断……但他们对于史料的来源和根据却必须要“昭昭有对”；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却可以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只要它不太有悖于历史的真实，如果还能够帮助读者对于真正历史得到较本质、较具体、较有益的知识 and 教育，我以为这样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多产生一些。

“不脱离于历史，不拘泥于历史。”是我写作历史文艺作品的方法和态度。《吴越春秋史话》就是根据自己这“原则”写出来的。

关于“吴楚之争”、“吴越之争”的史料文献并不多，再加上我读书有限，所知不广，根据的材料就不外是《越绝书》、《吴越春

秋》、《史记》、《左传》、《国语》、《国策》、《吕氏春秋》、《东周列国志演义》，以至所能看到的一些近人研究的文字，如《吴越文化论丛》（吴越史地研究会编——一九三七年版）等类而已。其中主要还是以《吴越春秋》为蓝本。

本书虽然采取了章回小说式的小标题，这只是为了读者们检阅便利些，倒并非故作“民族形式”的招摇，因此它也就算不得真正章回小说的规格。至于文字的运用上，在作者虽然极力要求得通俗、浅鲜、明白……而且尽可能口语化，但为了适合书中某些人物的身份，有时就难免要文言白话参用，因此就显得有些“夹生饭”的嫌疑。其中有一些歌词，作者虽然也做了几处意译，但有一些我却无法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它，除开稍作调理外，只好任它的原样存在了。好则，如今学校里已经有了文言文，对于青年读者大致也可以看得明白。

不管对于本书历史观点上，材料取舍、人物处理上，以至艺术创作上的种种缺点、错误等，我很切望善心的读者能够给以坦率的指示和批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是已。

萧 军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夜——记于
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

目 录

上 卷

第一集

- 第一章 楚太子辜恩丧命 伍子胥逃郑投吴 3
- 第二章 老渔父慷慨渡亡人 浣纱女施食活逋客 8
- 第三章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仗义斗凶屠 27
- 第四章 要离智败椒丘诤 孙武耕居卧虎山 35
- 第五章 设密谋专诸陈大道 开华筵一剑刺王僚 52

第二集

- 第一章 兴土木吴国大都城 造宝剑夫妻双逃国 70
- 第二章 愚钩师贪金杀亲子 楚伯鞅穷途投子胥 88
- 第三章 要离独臂刺庆忌 101
- 第四章 孙武试兵斩吴姬 139
- 第五章 胜楚兵吴王喜庆功 宴名园娇娃怜武士 151
- 第六章 入郢都伍员痛鞭尸 哭秦庭申胥复故国 174
- 第七章 落叶秋风人亡景在 喜功爱战阖闾丧生 196

下 卷

第三集

- 第一章 招贤才越王图治 离故国文种东行 203
- 第二章 战夫椒勾践败绩 入吴国忍辱为奴 212
- 第三章 逞雄威夫差殿前夸兵甲 囚石室范蠡壁上辨血诗 233

第四章	示忠心勾践尝粪便 归故国越后赋悲歌	247
第五章	尝胆卧薪越国君臣图治 处心积虑文种策献九谋	260
第六章	献美女西施郑旦含悲去吴国 宿驿馆田和田平饮恨痛长别	269

第四集

第一章	拒谏言夫差借粮资敌国 爱剑女越王断指斩痴情	285
第二章	移花接木子贡出使全鲁 顺水推舟勾践助兵伐齐	315
第三章	说梦境冤杀公孙圣 赐属镂毕命伍子胥	329
第四章	吴太子巧谋谏父拙 越勾践初试伐吴锋	342
第五章	三令五申勾践誓师终灭吴国 土崩瓦解夫差掩面愧死余杭	352
第六章	烟波一棹范蠡去越 鸟尽弓藏文种亡身	365
后记	373

吴越春秋史话

上 卷

第一章

楚太子辜恩丧命 伍子胥逃郑投吴

伍子胥逃出了楚国，因为知道平王的太子聃（音米）建在宋国，他也来到了宋国。偏巧这时期宋国正闹内乱——宋国的国主宋元公（名佐）对于国人很无信用，宋国的公族华氏一姓，正和宋国的百姓要杀掉他——伍子胥和聃建觉得住在宋国很危险，就又一同到了郑国。郑国对于他们表现得是很友谊的，招待得也很好。可是这聃建是一个忘恩负义眼光短浅的人。他又从郑国启程去访问晋国——那时晋国正计划着要吞并郑国——正巧聃建来了，晋国就利用了这个人的弱点和他说，如果他能够为晋国做内应，合着把郑国占领了，就可以立他做这块土地上的领主。因为晋国知道郑国很同情聃建，也很信任他，不会疑心。聃建竟答应了这条件，他回到郑国就和伍子胥商议。但是，伍子胥反对聃建这种不顾信义、愚蠢的冒险主义，就对聃建说：

“这件事做不得的。不独要失败，万一消息走漏了，我们君臣连性命全要不保。在道义上说，这算什么行为呢？人家郑国君臣肯于收留我们这逃亡的人，并且待之以宾客之礼，我们反过来勾通晋国，阴谋夺取别人的国家，就是侥幸成功了，我们有什么面目在诸侯之间存在呢？何况晋国也决不会就让你当郑国的领主，也许借了一个‘不义’的罪名，首先把我们杀了——他们会干得出的——而且郑国有子产这样贤明的人执政，他在诸侯之间和郑国的百姓之间，威望全很高，他决不会让这种阴谋能够成功。您赶紧放弃这个梦想吧！”

聃建被伍子胥这么一说，也有些动摇、骇怕了，可是他还是不甘心放弃这计划，辩解着说：

“可是我已经答应晋国了啊，这不是失信吗？晋国是大国呀，那是不能得罪的。”

“一个人不做不义的事，怎能算失‘信’呢？”伍子胥反驳着聃建

说，“你答应了不做，并不能就算有罪；如果做了，倒是失信、不义于郑国，那才有罪。将来我们还怎样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和诸侯们的信任呢？晋国现在看起来虽然是个大国，他们内政却是混乱得很，危机很大；郑国虽小，看起来各方面要比晋国强得多。国家的强弱是不能单凭大小来下断论的。”

“让我再想一想吧！——做，还是不做？……”聃建和伍子胥这样说完，就进入自己的内室去了。伍子胥看出来这个人是不肯放弃这一计划的，从那最后冷冷的脸色和那犹豫的眼光来判断，似乎对自己也有了厌恶的表情。伍子胥走出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同时他想到，如果聃建只要一实行这阴谋，祸害一定就要到来。他既不能够防止聃建这愚蠢的企图，又不能够向郑国君臣去告密……该怎么办呢？他在思想上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和混乱之中。原来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聃建的身上，以为这还是个可以有些作为的人，比他的老子平王总要好一些吧。如今他发觉到这原来却是个卑鄙下贱、无信无义、眼光短浅的东西，即使这人将来回到楚国，承继了王位，也不会比他的老子更好一些。也许还要更坏……这样，楚国的百姓，楚国的前途就真的有些不堪设想了；他自己的冤仇，以及对楚国的抱负，也就成了泡影！想到这里，不觉得竟流下了泪来。他很为父亲伍奢惋惜，觉得这老人，竟为了要保护这样一个人，为了这样一个人争取承继王位，而被费无忌所嫉妒，被平王所杀害，真是太不值得了。因此他就决定趁着聃建的阴谋还没被郑国发现以前，赶紧离开这里，另去别国吧。和这样一个无义的人在一起决不会有好结果，为他而毁了自己的名声，丧了性命，是不值得的。

伍子胥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以后，就秘密地准备了一些逃亡的衣、鞋和干粮之类等待离开郑国的机会。

聃建果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开始把自己由楚国带出来的一些珠宝财物贿赂了郑定公的左右，也收买了一些郑国的奸人，同时和晋国暗通消息，约定了里应外合起事的日期。他自以为做得很机密，很巧妙，相信成功是没有问题了。但他却愤恨起伍子胥的迂腐，不肯帮助他成全大事，他决定如果他成了郑国的领主，一定要好好羞辱这家伙一场，而后就把他杀了，好解消这愤恨。

想不到这消息竟渐渐透露到郑定公的耳朵里来。起始郑定公还不肯十分相信，想到天下不会竟有这样狼心狗肺、毫不顾信义的人，但

也不能不疑心，因为从本国的历史，从当时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类似这样的故事就很多。像本国先人郑庄公时期，公子段要夺政权兄弟相杀的故事，齐国的齐桓公兄弟相杀的故事，另外一些臣杀君、子杀父……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何况这聃建本是楚国人，相交又不久，相知也不深……为了他自己的地位这样的事是可能干得出来的。更何况晋国要吞并郑国的打算也不是一天了，楚国侵略郑国也不是一次了，这是不能不早做准备的。因为郑国是个中等的国家，全没有晋国和楚国大，这两个国家也一直想把郑国吞为己有，扩展他们的势力，以达到他们称霸诸侯，领袖天下的野心。更是楚国，早就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打算了。这时期郑国亏得公子子产当了相国，他一方面极力革新郑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也尽力利用了各国之间的矛盾，郑国才能够比较安定地保全在这些大国的中间。如今他——郑定公——听到这消息，马上就找子产和一些较重要的大臣们来商量这件事。子产说：

“这件事是有可能的。因为近来从晋国得到的消息很不好，他们确是要对我们不利，加上近来有一些可疑的晋国人，也常常到聃建那里去，我们为了诸侯之间的礼貌，当然不好公开阻止他们来往，但是我已经派人注意了这件事。还有聃建这个人，看起来也不很正派。不过他究竟是楚国合法的世子，虽然一时不能返国，我们还不能够错待他，除非有了真凭实据，那时候罪状彰明，杀死他，我们在诸侯之间和我国的百姓面前也有个交待。我们凡事必须做到名正言顺，首先要占到个‘理’字……因此，我们提防要提防，侦察要侦察，但不能够轻举妄动，免得做错了事，损失我们国家的信誉。”

这次会议过了不久，就有两个郑定公的武士因为分贿不均，到郑定公那里自首了，并且交出了聃建所给予他们的贿物。郑定公和子产他们计议了一下，于是一面调查其他的奸党，一面派人去请聃建来吃酒——地方是在一处郑定公自用的大花园里边，很隐秘——酒吃过了几杯，郑定公问聃建说：

“世子殿下，自从您到了我们郑国，有什么侍奉不周的地方吗？”

“一切很好，真是感激不尽！将来上天保佑我得回楚国，一定要好好报答您的盛情和郑国臣民们的好意的！”聃建装作感激和谦卑的样子说着站起来离开了座位，向郑定公躬身下去，准备下拜，这时候他陡然发觉郑定公的神情和脸色变了。这定公年岁虽然很轻，却显得

很庄重威严，这使聿建不禁寒颤了一下，心脏马上狂跳起来，周身失却了力量，虽然勉强镇定着，但是眼光再也不敢抬起来去和座上的郑定公的眼光去接触。忽然嘭——的一声一只酒盏摔到他的脚前来，两廊上陡然拥出来两队剑光闪闪的武士，一些大臣们也出现了。郑定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指着聿建斥骂着说：

“想不到，你竟是这样一个面狼心的下贱东西！我们郑国收留你，把你当做贵宾来看待，你却恩将仇报，勾结晋国，要谋害我的性命！吞灭我们郑国！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没有的事！”聿建还勉强要狡辩，可是一阵冷汗已经从他的头脸和背脊上流下来了，“请您不要听信流言！”

“我们是从来不相信流言的。——把证据给他摆出来！”

一霎时有一批人被绑着押到聿建的面前来了。同时在一张条案上摆满了金珠宝物。那些被绑着的人有的是聿建见过面的，有的不认识，其中有一个和他联络的晋国的使臣也在里面。那些珠宝全是他自己的，当然是认识了。

“你赶快招认了吧！”被绑的人们之中，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子，眼睛赤红的武士向他大喊着，“我们一时糊涂，贪图了你的贿赂，竟想谋杀我们的国主，叛逆我们的郑国，如今我们的命就要没了，你还不认账，我真想一口咬死你这个浑蛋东西！”那个人竟冷不防闯到聿建的面前，一脚踢倒了他。亏得旁边押解的武士拦开了，才不致挨到第二脚。其他被绑的人们也一齐大喊起来……郑定公挥了一下手，这些犯人们才又被押解下去。只是那晋国的使臣还被绑在一边。

“按照我们郑国的法律，对于这样危害我们国家的无义分子，应该怎样处置？”郑定公问着相国子产。

“应该立即处死！”子产拱手回答。

“对于晋国派来的间谍呢？”

“可以留下他的活命，我们要用他作对证，将来要去责问晋国。”子产回答。

“好。”郑定公刷——的一声掣出身边的佩剑来，叮——的一声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命令着：

“就在我的面前，把这无义的人立地处斩！”

“我是楚国的太子，你们敢把我处斩吗？”聿建这时候早已由两个

身强力大的武士夹在了中间，他的帽子已被打落到地上，头发散乱地披满头脸。

“别说你是个流亡的世子，”郑定公冷笑了一下说，“就是你们楚国的君主，他如果敢来侵害我们郑国，拿住他，也要处死！”

郑定公说完，把手一挥，脸转向里面，武士们挟起了聃建，走出殿门，下了台阶，不到几步远，由一个武士一剑就刺进了他的胸窝，接着一个执斧的武士就斩下了聃建的脑袋……

郑国君臣杀了聃建，就去搜寻伍子胥，可是伍子胥已经逃出了郑国的都城，只好派出兵车四处去追赶……

第二章

老渔父慷慨渡亡人 浣纱女施食活逋客

当伍子胥看透了楚太子聃建的为人，知道了这人并没听取自己的劝谏放弃和晋国图谋郑国的阴谋，他知道在郑国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住下去不独危险，而且对于自己回楚国报父兄的仇恨，郑国也不会对他再有多大帮助。因为郑国，在晋楚两个大国中间，也只是借用了子产的一些政治上的智巧，勉强使自己能够独立地生存下来的小国罢了，前途并无多大发展。而且，子产这人又非常老成持重，不肯轻易冒险，如果对于郑国不是十分有利的事，他是决不肯干的。同时，郑国军事力量和货财的积蓄也非常有限，那除非联结晋国。但晋国虽大，却是外强中干，而且内部的政争很复杂，也很激烈，所谓的晋国君主并无实权。像这样内部政治不统一的国家，是决不能够战胜外敌的。并且，那晋国看趋势已经由老大而走向分崩的途径了，这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晋国不可去，不可望；郑国也不可望，而且已不可留！……到哪里去呢？秦国虽然很强盛，但它和楚国没什么太大的直接利害冲突，并且秦这个国家功利性极强，而又猜疑嗜杀，投到那里去也是不适宜的。至于齐国、鲁国……以至其他的小国，更无希望。他最后只有去吴国或越国了，这虽然是两个新兴的国家，但有前途。不过越国是和楚国很密切的，他不能去；吴国和楚国却是敌国，又常常互有征伐……他最后决定去吴国了。可是他又不忍把聃建独留在郑国，眼见他陷入危险，送掉性命，这人究竟是楚国人啊，而且又是他父亲所当过师傅的太子，因此他迟疑不决，去也不是，留也不得，深深被矛盾和痛苦折磨着。他这样一天天准备出走，又一天天延留着，也一天天恐惧着危险的发生。这中间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去见聃建，企图说服他，放弃这个阴谋，一同去吴国。可是那聃建，不独不听他的劝告，反倒冷言热语讥讽他，说伍子胥无胆量，无气魄，不配做他老子伍奢的儿子等等。伍子胥说：“我是有勇气、有胆量为善、为义的，却没勇气、没胆量为恶、为不义的。你这是为恶、为不义，是一

种阴人的勇气，小人匹夫的勇气，小人匹夫的胆量，正是一种怯懦、软弱、卑琐的人干的。我是不屑于用勇气、用胆量干这类可耻的事情的……”由于两个人越来越冲突得厉害，最后半建竟侮辱伍子胥说：“你去讲‘义’罢，你可以把我的事情向郑定公那娃娃去说罢，他一定会为了你的功劳，重用你的，从此你就可以不必算为楚国的人了，在郑国做官罢。”

后来，伍子胥虽然仍去找过半建两次，希望最后能够制止他这种狂妄的企图，可是半建再也不见他了，伍子胥到这时才算绝了望，也就决心离开郑国。

在半建被杀的头几天，伍子胥感觉到宾馆的人对他的气氛有些不同，不过他平时对人还很和气，还没显出什么大差来。早在若干天前，伍子胥就假借出城射猎为名，想把各处路径熟一熟。起始还有一些人陪伴他，他慢慢设法把一些人辞开了，就常常一个人带了弓箭和剑出去。常了，人们也就不以为意，他就偷偷地把预备好的布衣和麻鞋带到外面一处林子里埋藏起来，准备万一。在半建被杀的头天夜里，一个在馆中服役的楚国人，平常和伍子胥很接近，悄悄地告诉了他这消息，并劝他赶紧逃走。伍子胥就推说要到相国子产那里去议论事情，挂上了剑，从一处城墙较低的地方爬出了城，到埋藏衣服的树林子里，换好了衣服，把脱下来的衣服又埋在了原地方，接着把一封给郑定公和子产早就写好的信绑在了一棵树上——他知道郑国人会到这地方来搜查的——而后选取了一条不能够通战车的小路逃走了。那信中的言语，大致是说，他很感激郑国君臣对他的收留和款待，将来他有一天得志，必要回报他们。同时也说明他对于楚太子半建的阴谋一直是不同意的，半建如果得罪了郑国，郑国如何治罪他，他也不敢有所是非，只希望郑国能够宽大一些，他也就感激了。最后说，希望郑国对于他的走去，也不必追赶了罢。

第二天，子产发现了这信，果然不再派人追赶。

伍子胥拼出了自己所有的力气，走了一夜和多半天，一直是捡着人家稀少、荒僻的小路在前进，大体的方向是向东南的陈国边境走。饿了就把随身带的一点肉干嚼一些，渴了就在山泉里喝一顿，实在太疲惫了，就躲进树林里或什么隐蔽的地方打一个盹，醒来再走。一夜的光景，脚下的麻鞋已经烂了，绊绳也断了，他就把剑柄上的绦绳解下来捆好了它们；身上的麻布长衫也被挂得七零八落，犹如脱落的鸟

羽毛一般。

出了一处谷口，眼前是一片荒荒冷冷的黄土河滩，在二三里远近的地方正有一条很宽的大河东西地横在了前面。那河水却显得很平静，犹如一片银白色的大冰块似的，看不到一点波澜。河那岸却有着—长列的绿黑黑的树木，渺渺茫茫又似乎有一些淡蓝色的烟柱轻轻在空中飘荡着；河这岸除开一些已经开了花的芦苇和几棵孤零零弯弯曲曲的老树，再就是几只水鸟盘盘旋旋飞上飞下，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附近是既无村落，也没有人家……天空是深蓝明净的，有几朵白云，似动不动地悬在那里，太阳已经偏向了西天，快接近了黄昏。

陡然，一阵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过来，卷起了一阵尘沙，竟打迷了伍子胥的眼睛。同时这风还挟着一股深秋的凉意，使他起了两个寒噤。

来到了河岸边，伍子胥发现那水也还是流得很急，翻卷着黄色的泥沙，岸头上还常常有土块颓落下去……

一些水鸟看见有人来，就远远地飞了开去。

看不到一只渡船——这使伍子胥感到不安起来了。如果这时候郑国的追兵沿着河边赶来，他身边又无弓箭，就毫无抵抗的能力，逃也无处可逃，隐也无处可隐，只有束手被擒，或者拔剑自刎，此外别无办法。一种绝望的感情使他再不能克制自己，一股辛酸的眼泪涌上了眼睛，不禁仰天叹息，竟自言自语起来：

“天啊！难道说我伍员真的就到了绝地了么？我一个人死了倒不要紧，可怜我那父亲、哥哥也就白白地被那昏王和谗臣费无忌杀害了么？楚国真的就任着这昏王和谗臣断送了么？我那母亲、妻子和一岁不足的孩子也就白白送命了么？天啊！……天！”

伍子胥竟跪倒下来，两只手合扣在胸前，两眼直直地望向那深深的无穷无尽湛蓝色的天空，任着那眼泪沿了脸颊和胡须源地流向前胸，滴到手背上；也任着那一阵阵混着细砂的晚风吹摆着衣襟，他竟想到与其让郑国捉回去，不明不白冤冤枉枉蒙着不义的恶名被杀了，或者是毫无把握地漂流各国，还莫如就在这时候投水一死了罢，人一死了，就什么悲愁痛苦全没有了！——一只灰白色长颈的大水鸟竟在他前面猛地投进了水面，接着又倏地飞起来，向远方急急地飞去了。在这鸟将飞起来时，伍子胥分明看到有一条还在扭动着的鱼儿被咬在那尖尖的鸟嘴中间……这时候忽然隐隐约约有什么人歌唱的声音送进